

劳动节 专题

我们身边的劳动者

无论地位高低、收入多少、居于城市或农村、从事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头衔：劳动者。

从理想状态来说，劳动者都是平等的。不过，在专属于劳动者的节日这一天，我们还是愿意把目光投向身边那些更默默无闻、更处于边缘位置的平凡劳动者，由他们身上，可以找到我们周围很多普通人的影子，包括我们自己。或许也正是在这样的劳动中大家流下汗水、迎来希望。

美编：牛长婧
编辑：孔昕

师傅那些事儿

□苗连贵

像他们那样的工人今天已绝难见到。他们原先并非产业工人，而是一些行帮气息浓厚的白铁匠人。随着白铁业的萧条，白铁匠大都进了工厂改当冷作工。冷作工一把大锤走天下，靠的仍是手上功夫，因为做的都是大件活，行内戏称之为“大工匠”。

三十年前，我被招进这家工厂当了工人。我没有师傅或者说没有固定的师傅，今天给这个帮忙，明天当那个的下手。师傅们对技术大都保守，对外人更存戒心，传授技术仅限本乡子弟，对外乡外姓一般不教。即便教，也非得“考验”你很久，直至与他达到“师徒如父子”的感情，他才肯将工具箱的钥匙交给你——莫小看这把钥匙，它是个重要关口：钥匙交给你，说明他已认你做弟子，愿意教你了，如果再让你给他办点私事，如买烟、跑腿、打开水泡茶，那简直视你如本家子弟了。只有那些脑壳灵光的小青工才有这种机遇。我嘴笨，年龄也大，自然始终没有得到师傅们的垂青。

所谓师傅教，就是他做活时允许你在一旁看，而外人是不能看的，特别是关键步骤，以防被人“剽窃”。来了人，他就抽烟喝茶聊半天，或装模作样清理场地，意在逐客。遇到耐心的师傅，可能让你动手做做，这就是“教”了。

其实冷作技术并不神秘，被师傅们视为冷作技术极致的“放样”（通常只能由师傅中的“掌教”来做），我并不觉得十分难。只要用两三个月时间，把那本他们奉若经典的《钣金工展开放样》啃熟了，再复杂的图样也能“放”得出，而它们大都不敢问津这本书。他们的“理论”水平低得惊人。我刚进厂时，好几个师傅就颇为自得地考问我：“你晓得3.14吗？”我一笑，一口气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9位数，惊得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。其时，这一概念刚在他们之中普及。

倒是师傅们的手上功夫令人赞叹。据老师傅讲，解放牌汽车刚问世时，他们就用榔头敲出汽车头面，然后刮灰、喷漆、抛光，几乎乱真。在这里，技术的高

低决定人的尊卑荣辱，那时代，有技术的工人多被高看一眼。令我感佩的是，师傅们做活对材料极俭省，能用边角余料拼凑的，宁可多费力也绝不用整料。看他们下料时精打细算的样子，使人想不到小户人家母亲给孩子裁衣时的神情。

最难忘的是打封头（化工设备中罐体两头的封闭部分），师傅们叫“打凸子”，这是冷作工最苦的活，特别在夏日，每当“打凸子”时，工棚下那个直径达两米的地炉就生起火，喷出烈焰，使人感到整个大地都在燃烧。放在炉上烧的是一块同样大小的圆铁板。在鼓风机的吼叫声中，铁板由黑变红，红透了，吊车将之吊到做模子用的大钢圈上，由两个人用大铁钳紧紧钳住，七八条汉子迅即挥舞起长柄硬木榔头，顶着咬破皮的热辐射狠命地砸。顿时，长锤飞舞，风呼雷吼，空中画出无数个交错的圆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场面煞是威风好看。铁不冷，锤不停。一场锤砸下来，个个脸炙得油红光亮，像烤熟的酱鸭。粗皮

糙肉的还好些，细皮嫩肉的就惨了，搞不好就充血、起泡，我第一次上阵时几乎连眉毛都烧了。一个上午下来，灰蓝色的工服上，一条条、一片片，全是白花花的盐霜。就是这种活，师傅们都争着上，组长不派活还不高兴哩。有人说他们是为了午餐时那一碗免费的“高温汤”——汤是诱人的：肉丝米粉，漂着碧绿的小葱花，一大碗捧在手里，“啾溜啾溜”吃得满嘴香。下午接着干，就没有汤的福利了，可我看师傅们卖的力气也并不比上午短斤两。

冬天“打凸子”可就舒服多了，地炉边，即使天寒地冻也不冷。休息时，披着破棉袄，围着火，把从食堂买来的馍放在残炭上烤，抽烟、说笑，荤素俱来。一会儿，烤馍的香味出来了，拿起拍拍灰，嘿！蟹壳黄，比面包还香，慢慢地用手掰着往嘴里送，口干了，灌几口大茶壶里的花茶，灰黑的脸上满是劳作之余的快意和满足。

这就是我初当工人时的启蒙师傅，时至今日，仍让我难以忘怀。

勤杂老孟

□江旺明

老孟是镇政府的勤杂工。平日里，有人见他做事勤而杂，就干脆叫他“勤杂”。

那年，镇政府要招收一名勤杂工。老孟得知后，主动报了名。他家住镇政府附近，吃住可在家，做工常用的锄、锯、斧、筐等用具也可用他家的。他以如此优势，被镇政府录用了。到如今，镇政府干部换了一届又一届，但老孟一干就是十几年。

说老孟做事勤，也确实勤。大清早，老孟来镇政府院子打扫卫生。刷刷的扫地声和叮叮当当的倒垃圾声，惊醒了树上的宿鸟。夜里，镇政府办公楼的人渐

渐少了，老孟就忙着冲洗厕所，哗啦啦的冲洗声打破了寂静。大忙季节，老孟不得不去自家田里干活。镇政府遇上有事，有人站在楼上喊两声“勤杂”，老孟在附近田间听到，马上甩下农具，带着满脚的泥土，裹着一身的汗珠，匆匆赶来。有时候，一人忙不开，他就把老伴叫来帮忙。用老孟的话说，老伴帮他做勤杂，他帮老伴干农活，这叫夫唱妇随、团结合作。

说老孟做事杂，也确实杂。老孟肩挑多职。他扫地做卫生，是清洁工；他管水管电，是水电工；他帮干部搬家，是搬运工；食堂里客人

多了，到厨房帮厨，他是厨师；节假日值班护院，他是保安员；帮办公室悬挂会标、布置会场，他成了办公室人员；山林起火，随干部一块去灭火，他是消防员；在天地间干活，他是地道的老农。有人问他：“你一人做那么多事，不觉得烦和累？”老孟笑答：“怕烦怕累就莫当勤杂工。”

老孟虽然做事多而杂，但无论大事小事，总是认真负责。院子里树木茂盛，树枝伸到了电线边，老孟见此，急忙回家拿来锯和镰刀，对树枝进行修剪，消除了安全隐患。镇政府大门年年贴春联。以往有人用糨糊贴上去的春联，经太阳

一晒、风一吹，就飘落下来。这几年是老孟负责贴春联。他用一条条透明胶把春联紧紧贴在门柱上，历经数月仍完好无损。有一回，他到街上挂横幅标语，忽然发现标语上错了一个关键字，他没有挂上去，而是迅速向相关人员反映，避免了标语出错。

老孟是勤杂工，也是临时工，工资待遇低，工作辛苦，家人劝他辞掉勤杂工，到街上做点小生意。老孟回答说：“现在合适的勤杂工难找，我如果辞工不干，怎么行？再说，勤杂工做习惯了，我不觉得累，忙时帮家里种种田，我的总收入也不低。”

送奶的女人

□刘开学

天际刚刚露出奶白，送奶女人就来了。先是急急的脚步声和叮叮当当的奶瓶碰撞声，后是哗啦哗啦的开奶箱声。在向奶箱里放置一瓶瓶牛奶的同时，送奶女人也为每家送来一个个黎明。

送奶女人是每个小区起得最早、来得最早的人。

在她们的日历里，天气不分风霜雪雨，月亮也不分阴晴圆缺。

严格说来，送奶女人还算不上正式的工人。她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，没有固定的服务对象，没有固定的送奶数量，因而，也没有固定的收入。甚至，连“三八”节这个全世界妇女的节日，似乎也没她们什么事。但是，所有这些都不影响她们有着明确的工作目标，都不

影响她们有着对每家每户订奶数量和品种的准确记忆。

每月月末的那些日子，送奶女人都是顶着星光来的。她们一层一层地爬楼，一家一家地敲门，一份一份地推销。当然，她们的敲门是微弱的、敛气的，甚至，还有些怯怯的，生怕惹主不高兴或者惊了她们的好梦。

送奶女人是谦恭的。职业使她们常常放下身段或辈分，该叫叔叔、阿姨的他们一般叫大爷、大妈，该叫弟弟、妹妹的他们一般叫大哥、大姐。如果订户家里没有大人，那些辈分明显低于她们一辈或两辈的小孩子，她们也客气地叫小弟弟、小妹妹。为了争取更多的订户，她们声调温润、态度温和，一如她

们送去的牛奶，还有些温存。

送奶女人是辛勤的。为了把奶送到订户手里，她们在一层一层的楼梯上攀爬，在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之间转换，在一座一座楼房间穿行。

送奶女人也是谨慎的。那些牛奶有塑料包装的，有纸质包装的，也有玻璃瓶包装的。塑料和纸质包装的怕挤压，玻璃瓶包装的怕碰撞。还有那些顺手回收来的空瓶，风吹草动也跟着叮叮当当。为了让奶瓶完好无损，送奶女人要付出十二分的小心，碰烂一两个奶瓶就抵消了爬三两座楼的劳动。

一般来说，每户居民常跟水、电、燃气抄表员等几种外人打交道，那些人有着强势行业支撑，常常

是态度不卑不亢，神情不阴不阳，尽管他们也有服务公约，但是，那些公约常常停留在纸上。只有送奶女人不需承诺，也不需监督，她们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永远跟她们送的奶一样，容不得杂质，更没有异味。

给我家送奶的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女人。我是她的订户已多年，订奶的间隙有时我们也聊两句。她说他们两口子都是下岗的。我问她苦吗累吗，她笑而不答。但是，我常见她在楼前的石凳上坐着喘气、捶腿，捶腿声沉重而又沉闷。

那时候，我知道她是在用疼痛为自己止痛。她的疼痛溶解在奶里，让我时常想起我们每个普通人生活的艰辛。

蜘蛛侠

□武卫华

提起蜘蛛侠，便想到他在美国大片里驭用多种特异功能惩恶扬善的雄丽画面，而现实生活中，与“蜘蛛侠”这个称呼相对应的，却是大楼外墙清洗工。

他的命，悬在一根绳上。他所有的梦想，也悬在一根绳上。身子下面是只水桶，装满了清洗剂。右手握一根海绵头拖把，上下左右擦拭着。看得出来，他很用力。因为肢体的竭力伸张，让承载他身体的那根绳剧烈晃动着。

他早饭吃了五个馒头，却没有喝一口水。尽管玻璃杯里的水晶莹剔透，挑战着他的定力。最终，理智战胜了欲望，他害怕自己悬在十八楼时忽然内急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一年四季，他总是穿着那套蓝

色工作服，趁没活干时，就脱下来清洗。反复地穿，反复地洗，布料软了，颜色褪了，却跟他变得格外默契了。冬天，他顶多在工作服里加件单薄的毛衣，棉袄是绝对不穿的，束缚手脚，干活不便；夏天，还得穿着那身工作服，没个外套挡着，如火的烈日，不烤得他皮开肉绽才怪。所以，没有人比他更理解冬天刺骨的寒风是多么富有穿透力，夏天滂沱而下的汗水究竟有多咸。

远路没轻担。或许是同样的道理，那根并不沉重的拖把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重，甚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在想，要是能把大楼平放，像拖地一样弄干净后，再把它立起来多好。虽然这么荒唐地想着，手里的拖把并没有停止工作。时光抹去大楼



的青春容颜，可以被擦拭得焕然一新。可是，时光抹去他的青春容颜，却再也回不来了。

清洗剂的泡沫倏地钻进眼里，刺痛，泪水不由自主往外涌，他连忙用衣袖去擦。虽说悬在高耸入云的楼上，还是怕窗户里探出张脸来，误以为他过于脆弱。其实，他心

里清楚，自己还没有资本脆弱。孩子的学费、父母的医药费、家庭的日常开销……都得他一分一分地赚。所以，他坚强地悬在十八楼，抬起酸痛的臂膀，擦净墙上的污垢。

下雨了，他却完全不在乎，仿佛有多少雨滴，就能溅起多少梦想；擦完一幢大楼，就能超越一次自我。